

灼灼芳华

冯煜

前几日与老友见面,说起30年前刚刚入伍的事儿,彼此都感慨万千。虽然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不算长,但岁月刻下的痕迹是无法抹去的,回首那段特殊的青春岁月,依然眷恋其灼灼芳华。

新兵下连后,我有幸被分到机关直属队通信站有线分队,成为一名通信兵。“前进,向前进,人民通信兵……”每当唱起《通信兵之歌》,便想到肩负的神圣使命,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自豪,腰板会挺得更直,声音变得更洪亮。那时候,日常的专业训练非常艰苦,天天抱着一根黑黢黢的油杆子(通信兵训练专用)。爬杆子是个技术活,先得用左手抱住,同时上右脚用内脚掌作为支持,用力一蹬,如此交叉更替向上攀爬。下来时,两脚向内用脚掌夹住油杆子两侧,完全靠两只脚的张力,控制下滑速度,考验力量也考验技巧。看到其他战友爬杆子,那身手像猴子一样敏捷、灵活,还真有些羡慕。或许是因为我的个子太高的缘故,手臂上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握那根黑黢黢的油杆子较量,每次训练我的两只手臂都被油杆子磨得血肉模糊。他们说,我爬杆子的时候像一只大虾米。虾米就虾米吧,我不在乎,一心只想增加力量,掌握要领。即便我的动作不够灵活,有些滑稽,但我不允许自己掉队,发誓要做一只刻苦的“大虾米”。

人生没有绝境,信念是一粒种子,只要胸怀斗志,总会盛开鲜花。整整一个夏天,除了正常训练之外,我每天中午利用午睡的两个小时,去训练场加练,每天晚上再加一小时的力量体能训练,以增强腰腹及上肢力量。秋天很快如约而至,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功力大增,那个曾经让我瑟瑟发抖的黑油杆成了我的老熟人,我噌噌地上下爬行,行动自如,游刃有余。

终于,我体会到了武侠小说中那些侠客们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过关下山时的那种自信和豪迈。

同年兵里,不得不说说我的好战友好兄弟冉杰。他聪明伶俐,反应超级快。他能说会道,为人仗义。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有女兵的地方,肯定就会有故事。我想冉杰心里住着的女兵,应该就是苗苗了。与我们同年入伍的苗苗,新训结束后,分到话务总机班。她个子不高,乖巧可爱,虽是北方女孩,却有着南方女孩的婉约温柔和清纯文静,一双大大的眼睛,灵光闪动。

那时,我们每周只有两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别人外出都是在街上吃一些美食,而冉杰外出是把好吃的带回来。执行巡线任务时,他也会利用休息时间,去老家那里买一些杏子、哈密瓜,送给苗苗。

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叫我陪他去站里的菜园子摘一些新鲜的西红柿和黄瓜,说苗苗准备考军校,最近复习很辛苦。

苗苗刻苦复习,冉杰有时会陪她一起学习,只是他一直在旁边写字,也不知道他写的啥,反正一直在写。直到有一天,苗苗的军校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单位。

走的那天,苗苗让冉杰去给她打背包,收拾行囊。“好好学习,你也要去考军校。”离别之际,苗苗泪眼婆娑地说。

后来,我听苗苗说,冉杰从没向她表白过。再后来,我听冉杰说,苗苗上学走后的十年里,他没开心过。

其实,青春岁月里,谁没有爱的冲动和燃烧的小火苗呢?冉杰对苗苗的爱是认真的,也是隐忍的、克制的。以前我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最难的其实是重逢。芳华易逝,青春不眠,忽有战友远方来,推杯换盏,暖语热肠,再回首,山河依旧。

夕朝月花

王玉玲

去探访扎鲁特大黑山摩崖石刻,传说中的巨型人面岩画。那些凌乱的石头,弯曲的山路,把一个巨人隐藏在山里一块大石头上。

以前和摄影的秋姐来过一次,这次还是迷路了。从嫦娥山那个方向下道,在山里转了几个弯,还是没有看到写着大黑山摩崖石刻的那块石碑。问了山脚下的牧羊人,他说在西面路牌写着嫦娥山人面岩画的路标,随着路标的砂石路往里走,再到一个窄窄的水泥路的尽头就到了。

即使寻不到岩画,扎鲁特山野的气氛足够让人沉浸其中,辽远空灵的气息,有你感受不到的未知和神秘。牧羊人在山间就像飘逸的世外高人。和牧羊人问路时,他骑着摩托车,带着身腰很细、腿很长的牧羊犬,神情超逸淡然。他们处在现代社会,也有手机、汽车,但是他们和外界又是疏离的。每天牧羊种田,生活自给自足,少了攀比和焦虑,脸上就多了一种闲适和从容的气色。遥想一下辽代在这里生活的契丹人,游牧在山间,胸腔甩出长调,牧歌绕远山,何等惬意。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畅想和怀旧情怀罢了,我也不是牧羊人,也不是他的羊,或许并不知他们的悲喜。

随着牧人的指点,找到了大黑山摩崖石刻。这里三面环山,山下是一处平坦的草地。那个巨型人面岩画就刻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上,站在他面前你需要仰视,山上的石人怒目圆睁傲视山下。契丹人把先祖一部分留在山下,一部分留在石头上,千百年守望大黑山。登上半山腰,看到岩画线条粗犷简单,像一个牧羊人抑或是一个孩子的涂鸦。历经千年人面岩画已经变淡,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时间侵蚀和磨灭。

石缝里长着一些山杏树和小榆树,它们拼尽全力抓住山石,和凌厉的山风抗争。春天山杏树开出粉嫩的花,夏天结出小小的果,和山腰上的石人守望。野草生生死死,山杏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契丹人已经沉睡在《辽史》的册页里。大黑山只剩下山上的石头、山下的羊群,还有石头上的人面岩画。

三面环山的大黑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古代堪舆学上是一块风水之地。巨型人面岩画下方南侧还分布七个大小不均的人面岩画小像,这些人神态各异,有的做凝思状,有的顾盼远望。在与岩画相对应的山下平坦处,有四处用石堆砌的直径十二米的石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顿生神秘之感。山下是辽代墓葬群。这样以大人头像为中心,由大

哈斯高中毕业,参军来到一个叫源起的边防哨所。哨所之所以叫源起,有说道。因在额尔古纳河的上游,还是一条河水的源头。额尔古纳河被誉为“蒙古族的母亲河”,河流湛蓝澄澈,两岸如诗如画,令人神往。而源起哨所却处在有些荒僻,山势陡峭的大山里,与奔腾的河流,形成巨大反差。

哈斯,蒙古语意为美玉。他生在巴林草原,美玉的故乡。家人为他冠以这样的名字,自然寄予了希望,愿他玉质冰心,名副其实。入伍三个多月,哈斯便适应了哨所的日常。自新兵连入列哨所,无论队列、内务、站岗、早操、出公差、投弹、射击、五公里越野,颇为谙练,几近游刃有余。他举手投足,言谈举止,与军人站如松、坐如钟,走如风的行为规范甚是契合,新兵的稚嫩不见了,颇像一个沉稳的老兵。

然而,哈斯害怕战马,他不敢靠近马匹。源起哨所,雄视着一片广袤的区域。防区地形复杂,山林、峡谷,山峦,乃至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都需要哨所的战士们了然于胸。捍卫和守护祖国的领土,是军人的责任,也是他们的神圣使命。每日每时每刻,他们都不敢懈怠,要用钢枪、汗水、目光、步履、歌声和口号,去辖区亲近与丈量。

脚步抵达不到的地方,则需要战马。战马的背脊和四蹄,是战士履责的忠实羽翼。



风过科尔沁

小人面画像、石圈,星罗棋布的辽墓,共同组成了辽代古文化遗址。

在时间里留存的东西,都是时间的珍宝。

是谁把这些人刻到岩石上,是谁让他在这里守候?没有人知道。可能只有这些修炼了千年的石头知道,抑或守候千年的山神知道。这些人面岩画并没有太多的美感,线条非常简单。除了人面岩画的巨大可以谈论,并没有古代岩画狩猎、祭祀的画面。白天阳光把岩石晒热,契丹的勇士在岩石上打着瞌睡。到了夜晚,岩石上的人下来走动了,他拉足弓箭开始捕猎。在夜晚他目光炯炯,开始和山里的万物对话。

山羊得多淘气!远远看一群山羊像散落在山上的白石头,走近了看见这群山羊攀爬上半山腰吃草,有的已经爬到山顶。在山顶的山羊体态轻盈跳跃自如,有很好的功力,它们习惯于奔跑攀爬,天性自由,眼里装有天空和高山。山也不高,就五百米的样子。牛和马在山下吃草,绿草如茵,随便拍都像一幅画。随便走到哪里,都是成片的绿,看久了,连眼睛好像都是绿色的。

牧人的夏营地就在山脚下的平坦处,这里的牛羊饮山泉吃野草,这里的牧人自由惬意放牧而歌。雨来时,牛羊安静地一动不动,被雨水沐浴。牧人已经躲进牧铺,喝着奶茶想着久远的往事。

二

义和萨拉村外的怪柳林里,歪七扭八的老柳树,像是进行着庄严的生命之舞。这种生长在科尔沁大地上的怪柳,它的脚趾游走在地脉深处,虽然长相怪异丑陋,却长出一段生命的神奇。狂风掀扯着大地的被子,飞沙走石,沙丘移动,但风沙却在每一棵树面前矮下来,给树让出一条路。

哈斯与“金雕”

边远

哈斯偏偏惧怕战马。这和他孩提的经历有关。他八岁时,父亲骑马归来,纵身跃下马背,将缰绳交给他,要锻炼他对马匹的感觉,也好尽快成为一个驭手。可是,毕竟是孩子,大意了,竟去摸弄了一下马尾。马一惊,飞起后蹄,踢中了他的额头。霎时,鲜血如注,惹得他号啕大哭。日后,额头留下了像月牙儿一样的疤痕。从此,家人不让他靠近马匹,他也恐惧所有的马匹了。

每每见战友们骑马挎枪去巡逻,他怅然若失,但依然心有余悸。

指导员找到他,说:“哈斯,你是一个优秀的士兵,为什么偏偏害怕战马呢?”

哈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指导员说,马是我们的兄弟,也是我们的战友,不会骑马怎么办?你要向连长看齐。

是的,连长的坐骑毛色灼红,叫“火苗”,连长骑在“火苗”上,如同一团烈焰;而指导员骑一匹黑色斑点的黄马,叫“金钱豹”,他骑在“金钱豹”上,疾如流星。

哨所其他的战士,都会骑马。学会骑马,方能很好地执行任务。

阅小说

他明白这些,但一旦靠近马匹,依然战栗。

他要驯服的战马叫“金雕”。马通人性,老马识途,首次接触,“金雕”对他这个胆怯的新主人很是不屑,甚或反感,他稍一靠近,它就突突打响鼻,皮毛鬃鬃根根直立,还呱呱嘶叫,躁动不安。

指导员给他做示范。见他牵过“金钱豹”,一托缰绳,左脚踩马镫,宛如蜻蜓点水,右腿一跃,已稳稳端坐在马背上,“驾”了一声,飞驰而去。

指导员摇摇头,说,驭马,要有压倒一切的气势,这样,马匹才会听从你的指挥。

在斜坡,按照指导员指点的要领,哈斯到底跨上了“金雕”的背脊。然而,未待坐稳行走,战马扬鬃嘶鸣,狂奔、尥蹶子,竟将他摔了下来。

指导员说,骑手是摔打出来的,不服输,才会赢。

他握紧缰绳,再度靠近战马。这次,却因没有禁锢马鞍,绳绊开裂,鞍子从马背飞落而下,竟将他砸倒,损伤了脚腕。

他趑趄站起。指导员喊来卫生员给他包扎。

古族演员,坐在弯曲如木凳子的怪柳树上,弹奏着马头琴。电视画面的解说词是这样说的:这是科尔沁地区草原与怪柳的神奇融合……

因为中央电视台的镜头,给河岸边这片怪柳林留下一份珍贵的影像记录。“西有胡杨,东有怪柳”。这些老柳树也成为河流和村庄的守护神,是大自然在内蒙古高原东西两个方位创造的神话。

三

我来了,拜访千年古榆树。

开鲁并没有什么名贵的树种,无非是一些耐寒抗风沙的树种,当地人把这些树的名字前面都加一个沙字:沙棘、沙打旺、沙柳。这些树种在风沙雷击和刀斧砍伐中,极少能活到千年。

但一棵古榆树认真活过了,挨过千年,活出了一段生命传奇。2023年,开鲁县古榆树入选全国100株“最美古树”。小镇以古树命名为大榆树镇,园子以古榆命名古榆园,为内蒙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在园子里,两朵出岫的云在天上闲散的飘。古榆树北面一棵松树上无所事事的两只斑鸠,一千年岿然不动的老榆树。这世间哪有什么事,无非就是生死,就是风轻轻轻地刮过。

老榆树能够生存一千多年,枝繁叶茂,不枯不败,那是它自身的保护能力。古榆树的大小枝干千千万万,却没有一个是直着生长的,因为它遵循“顺其自然”。如果是直的,可能当作木材早被人砍走了。

在北方,榆树是鸟儿筑巢的风水宝地。但是这棵如同巨型大伞,树形团团如华盖的古榆树,远观似落地的云彩,近看像硕大的盆景,堪称东北第一榆,却不生虫不招鸟,不得不说是它的神奇之处。它的另外几大神奇还有九九折枝、蛇仙洞、甘露枝、圣水井……因为这些神秘的传说,古榆树得以颐养天年,免遭人为破坏。

树枝上挂满了红布条和祈福牌,红布条在风中飘荡,祈福牌叮叮当当。当地人把这棵老树很敬畏,求学业、求婚姻、求风调雨顺。古榆树下有古榆神像,我们的先民就有老树崇拜的习俗。树神崇拜是人类最古老的信仰之一,几乎与农业起源同样古老。在农业社会,树木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对树木的敬畏逐渐演变成树神崇拜,我们的祖先相信,树中栖息着神灵,能够保佑村庄的平安和收获……

贾平凹在《诸神充满》里也写了古树、石头,以及书房里老鼠的神奇之处。所谓沾染了光阴老气的东西,都是有灵气的。一棵千年古榆树在时间里静坐,充满着生命的传奇。它遵循自然之道,吸收天地日月的能量,和大自然同呼吸。

他很惭愧,哀叹着。

指导员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你把“金雕”当作自己的兄弟、自己的战友,多去关心它,照顾它,亲近它,早晚会让你骑的。

他主动靠近“金雕”,遛马,饮马,为之梳洗打扮,给它割野豌豆,割山风摇曳的燕麦、铃铛草。

他却一直不肯跨上马背,纵横驰骋。这天,连长、指导员带员长途跋涉去远方,去地形复杂的山野巡逻,留下哈斯和一名小战士守卫哨所。

黄昏时分,小战士哭唧唧地跑来对他:“‘赛虎’被一匹苍狼叼走啦!”

“赛虎”是一匹战马,忽然病倒,连长将其替换下来,让小战士在山坡草从单独放牧。岂料,往日虎虎生风的“赛虎”竟惨遭苍狼攻击。

哈斯举起望远镜,见苍狼叼着“赛虎”的耳朵,仓皇而去。

哈斯急了,让小战士替他站岗,自己去槽头牵过“金雕”,飞身上马,“驾”的一声,扬鞭向苍狼追去。

苍狼见有人追来,咬着马的耳朵,尾巴鞭子样驱赶猎物。哈斯加了一鞭,在界碑这边堵住苍狼,并狠狠给了它一鞭子。苍狼撒下“赛虎”,逃之夭夭。

他惊喜,咦,自己能骑着“金雕”飞奔了。

后来,哈斯骑在“金雕”的背上,在源起哨所,来去如风。

战士与雄鹰(组诗)

老戈

我曾经是个兵

我曾经把浑圆的青春托付给方方正正的军营自此血气十足的生命之坯便被模压的有棱有型

如今敲一敲这如墙的身板仍有虎啸龙吟的回声倘若今生再有一次抉择这七尺之躯仍是一截不倒的长城

战士与雄鹰

天空铺展。一只缓缓划过飞翔的鹰,偶尔,会突然凝立

真担心,那一刻纹丝不动的它会像一块石头,呼啸着砸下来

多像雪原的天空之上巡逻战士脚踏迎面扑来的苍茫

一次驻足,或许是他面对故乡一次无限深情的回望

雁阵

咬住方向,排空而去就像交替领航的一组战斗机群一声“嘎咕”,从天空划过它落地的冲击波不经意间有着摧毁一个秋冬的当量

连队荣誉室,有一把大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刀向战争的根部砍去在世代相袭的土地上大刀猎获和平

而曾经,我的家园,我的至亲就行走于刀锋之上在挥刀朝向侵略者之前他们首先割破的,是自己自己的茫然,自己的屈辱

来!鬼子来试试这刀光这刀刃这锋利的觉醒,这程亮的豪气用你们隔海伸来的长长的贪婪,短短的寿命一把大刀是钢铸的最硬的部分是骨骼

日出东海,落霞漫天的我的祖国。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我的祖国卧呈一支东方龙脉站似一座巍巍昆仑,我的祖国那一刻,铸犁为刀山川江河挡不住的那颗野心被一把大刀挡着

看!大刀扫过去,战争倒下来说来,脊梁挺起来硝烟弥漫的大刀掷地有声——尊严是永远碰不弯的锐器

重逢

哟!四只酒杯撞一起像四个人抡起了夯柄手背落下那一刻曾经的过往被砸成眼前薄薄的夜

彼此的手搭上彼此肩头像那年,群山围拢燕山落下的大雪片

想醉就醉一场吧那日曾经捍卫过的疆土早已锻制成胸前因重逢而一碰就叮咚咚作响的军功章

战友墓

山坡上有两座土坟相接中间只相隔一米的距离

活着,是好战友死后,互为邻里

春天的青草连接了两个坟头好像他俩的手又握在一起

星诗空



宁静

李昊天 摄